



沉重的爱

汤 湘 华 著

汤 湘 华 著

沉重的爱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沉重的爱

汤湘华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5 插页：2 字数：150,000.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7,500

定价：2.20元

ISBN 7—5396—0281—3/I·247



• 汤 湘 华 •

序

晨曦透帘，醺醺香细，展读湘华同志的散文集《沉重的》⁽¹⁾，我浑然沉醉在芳净澄莹的美的境界之中。这本集子里写的散文，取材广泛，格调各异。作品对大自然美的抒写，含着深沉的哲理；叙述生活的感受，却让人去思索、回味；纪录攻关者勇攀险峰的足迹，又闪烁着理性的光辉。那丽的笔触，缠绵的思致，斑斓的色彩，隽永的韵味，铿锵诗，悠扬如歌，迷离如梦，深远如画，信手写来，又如行流水，当行于其所当行，止于其所当止，舒卷离合，奔腾宕，真是从心所欲，却又不逾规矩。作品用净素的文字，⁽²⁾成屈曲的蹊径，引导人们徜徉在花团锦簇的春的郊野，农舍、云峰、柳岸、断桥……种种美景，尽够流连欣赏。在这童话般的意境里，简直分辨不出哪是思想的美，哪是文字的⁽³⁾，⁽⁴⁾、⁽⁵⁾形式与本质的融合，构成浑圆的几体。

散文短小自由，忽擒忽纵，是最活泼、最方便的文学体裁。它仿佛是一匹骏马，或奋蹄疾驰，或舒辔徐行，全看驾驭的本领。湘华同志肆力于此，常有得心应手之妙。于叙事处，她善用婉约的素描，精雕细镂，志存蝉翼，但又好粗略勾勒，超脱时空，让人们用美的想象去填补。在抒情方式

上，有淋漓酣畅，直倾胸臆之词，也有欲说还休，含蓄蕴藉之致。表达思想的方法，常用从一颗砂粒看世界的显微手笔，也具备纳弥于芥子的潜摄功力。湘华同志的散文，具有多元的性格，有如小圃繁花，各极风姿。

系于湘华同志生活历程的崎岖，事业上的困顿，作品总爱咀嚼旧梦，缱绻乡情，从冷艳的理智与温馨的感情一同迸发的篇章里，往往流露出淡淡的哀愁，这或许是当代年近五十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愫吧！湘华同志六十年代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后来改攻祖国医学，从事临床工作多年，现在执教于安徽中医学院。她的散文语言凝练，足见她扎实的文字功底；她笔下医林人物须眉毕现，呼之欲出，正是她生活美感的积淀。我和她共事多年，知之甚深。在她的《沉重的爱》付梓之际，谨遵雅嘱，爰弁数言。

许孔璋

于中医学院寓稿

目 录

山.....	(1)
小溪.....	(4)
红花草.....	(7)
花卉三题.....	(10)
鸟鸣声声.....	(14)
冬日游巢湖.....	(18)
莲花佛国之夜.....	(24)
当腊梅怒放的时候.....	(29)
元胡.....	(37)
花师.....	(45)
深巷繁花.....	(51)
心向未来.....	(59)
不吝惜地燃烧.....	(64)
医生和病人.....	(68)
生活的旋律.....	(72)
蕨儿的梦.....	(79)
不尽的思念.....	(86)
送考.....	(92)
沉重的爱.....	(98)
虔诚的祝福.....	(106)

童年的梦痕·····	(111)
神奇的光束·····	(122)
生命的呼唤·····	(123)
从蛇口里抢夺生命·····	(152)

山

在我珍贵的童年记忆里，就保存着关于山的优美神话故事。

大别山区的齐山、独山，在相当遥远的年代，原是同一座山，她每年不断长高，居然象把犀利的剑，直指苍穹，大有把天宫刺破之势，玉帝震惊了，盛怒之下，用宝剑将山砍去一截。这一截便飞落在齐山几十里外，她戟戟子立，周围是沟渠纵横的肥沃田畴，故以“独山”传之于世。这故事虽无可稽考，却在我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一次，我航行在银波千里的巢湖。这天风和日丽，在湖水轻柔的拍击声和使人昏昏欲睡的船身摇晃里，我蓦然发现水天相接处突起一座山峰，她笔立挺拔，托着湛蓝的天。随着船的行驶，又浮出一串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如朝拜的臣子，跪伏在那座山峰的脚下。那便是银屏山脉主峰。从山脚向上看，象立在垂挂蓝天的巨幅画屏边，令人感到高不可攀。可是银屏山脉也不过海拔几百米，而全国却有多少高峻险陡的山峰呵！面对眼前这绵延不断的银屏山脉，我仿佛觉得象大海掀起的一座座静止的涛峰，她庄严、安详地伫立，又象在翘首盼望和期待远方游子的归来。我们的行船，竟象驶往她的怀抱，驶向苍翠沁绿的深处。

夜间，团圆的月映在水里，微风一拂，月亮模糊了，整个月影便抖动出一片支离破碎的银光，旋即在宝蓝色的湖面蹦跳着散发开去，把月色全揉在里面。紧贴着湖边的群山，在清辉的月色里，象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雾霭，越发显得深沉、迷蒙和神秘了。忽然，几个小小的白点从山边缓缓移动，随之飘来几声似有似无的鸣声，侧耳细听，原来竟是细小而清晰的“啾—啾”的鸟鸣，你便恍然悟出，一行鸥鹭，正悠闲地从山边飞掠而过，你便立即对“鸟鸣山更幽”产生出强烈的共鸣。

事隔不久，我便感到原先的那种看法未免有点偏颇了。

我在山村宿过一夜。躺在床上，两耳竟灌满了山林、流泉的各种音响。山林的呼啸，有时卷着悦耳的哨音，有时象狂风撕裂万物的吼叫；山泉的奔泻，参差不齐，有的潺湲如低吟，有的叮咚如鸣泉，有的澎湃如狂涛。我甚至还听到了几声夹杂其间的蝉鸣和鸟啼，以及那无法分辨极为细切的絮语。这一切音响，全在我胸中汇成了一支山谷夜的交响乐，自然界万般天籁的最雄浑的大合唱，既惊心动魄，又心神激荡。山的性格仅仅是沉寂的吗？不，她是那样的热烈，豪爽和奔放！和大海一样，胸襟博大，气吞牛斗。可惜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急急启程，投入视野里的仅仅是一片黑黝黝的山影。

我曾设想，在白云缭绕的山间穿行，该是何等有趣！云海在脚边流淌，缕缕白云从指端透过，气流掀动着衣裾，一种飘飘欲仙的幻觉油然而生。难怪“日皇皇游行天下名山”的徐霞客，就有过“蓦地兜罗成世界，一身却在玉毫巅”的慨叹！

在云雾里穿行，又别是一番滋味了。

看不见山峰，看不见林木，只看见前面的几个台阶或一段弯曲小径，一切都被乳白色雾霭吞没了。你走呀，走，一道道水汽迎面扑来，凉丝丝，湿润润，使你觉得清新爽快。但要不了多久，便会感到沉闷、压抑了。那拨不开、扯不断的雾气，能把人搅得心烦意乱。倘若此时，一股微风徐来，转瞬间雾散云开，豁然开朗，露出蓝天、丽日，你的面前霍地钻出奇松、怪石、峻峰，你的脚边竟铺满殷红似火的映山红，放眼望去，一束束，一丛丛，满山相映，真是“日射血珠将滴地，风翻火焰欲烧人”！

我总好揣摩，名家山水画给人的魅力，是否就是洋溢在画中的诗情呢？看一幅好画，难道不象读一首好诗么？而一些传为绝唱的古诗，又何尝不是在人们面前展开一幅幅优美的画面，使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？一些艺术大师，总好捕捉白云，想必是为了造成画面虚实动静的美感，给人思想以驰骋，产生出含蓄、高远、虚无缥缈的种种境界。

因此，我总觉得：烟雾笼罩现出朦朦胧胧、梦般飘忽的山影，要比赤裸裸的山更含蓄，更神奇，更富于幻想，更美，而白云在山间缭绕，时隐时现的秀峰，比全隐在云雾里更为变幻无穷、丰富多彩。

然而，无论是裸露着的，也无论是白云缭绕的、影影绰绰的山，我都喜欢，我都神往。

我爱山，因为她的美，也因为她的性格。

1983年

小 溪

我爱小溪，那在我心坎涓涓流淌的小溪。

一

心海的激浪里，时时荡漾着一条白亮亮闪光的小溪，那横穿整个山镇的家乡的小溪。它柔缓地永不停歇地流淌着，流去了我童年的足迹、梦幻和笑语。牵来的是无法割断的悠长而又漫远的绵绵相思。

二

象仙女舞动的素缟，不小心飘落在翠绿的田野；又象天工斧凿的明镜，被拥进大地的怀抱。一架独木桥静卧在它柔软的躯体上，一群嘻闹的儿童手拉着手从桥上鱼贯穿行，溪水漫着了桥面，也浸湿了一双双赤着的小脚。其中一个身子歪了一下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一齐跌入水中。没有惊吓的呼喊，没有慌乱的奔逃。在珠玉般的水花飞溅中，迸发出的笑声如银铃般一串比一串高。

三

明净净的溪水，一眼就能把它看透——那涧底似卧着一

块块卵石，一队队悠然而得的鱼儿往来翕忽。

孩子们在水中笑闹、追逐，一条条小腿在清浅的溪流里蹦跳、雀跃，惊散了鱼群，吓跑了飞鸟。有人捧起水使劲向对方泼洒，展开了一场水上的攻势，比云南的泼水节还要欢快、热闹。象一场喜雨从天而降，淋湿了土地，滋润了禾苗。瞧，晶莹透亮的水滴下，那一只只熟透的红桃！

四

忘却了脚底卵石的坚硬，忘却了太阳已到头顶，溯着水流去俯拾五色彩釉的小石子哟，一串脚步留下一片歌声。

鱼儿从身边往来穿梭，象一道道蓝色的电光在银波里飞窜，有时竟触着你的腿肚，玄妙得犹如电流从你全身通过。你再大的努力也是徒劳，眼睁睁看着它们得意往返。一群、二群、三群……似游似停，那样逍遥快乐。啊，若能变作鱼儿游入它们的队列，定然相邀同往上游的深潭，去领略碧水的温馨和奥妙。

五

碧玉般的潭水，奇异地闪着绿辉。滑溜溜的，如打了一层蜡，轻柔柔的，如蒙上了薄纱，绿幽幽的，如深达千寻。潭水绿得厚，绿得醇，绿得鲜，仿佛蕴藏着整个春。

传说潭里住着一一条老龙，才使潭水永不干枯，小溪潺湲不绝。有时阴雨天气，潭面腾起一股白烟，那便是龙在呼风唤雨，神灵大显。多么奇特的故事！竟深深打动了童稚的心。多少回冒雨躲在树后窥视，总不见龙的身影；只是夜间，老龙时时闯入梦境。第二天便津津有味地编织起龙的故

事，小朋友一个个听得入了神。’

六

夏夜扑打着流萤，又撵到了溪边。

月色下的溪水，恰似萤光万千，神秘而又安宁。周围的一切，只现出幢幢黑影，仿佛沉沉睡去，连空中的星辰也眨着惺忪的眼睛。小溪却不分昼夜，一年四季，每日每时，流淌不息。她不甘寂寞，不甘冷清，在静夜里，又轻轻弹起自己的琴弦。叮咚作响的声音，清脆、圆润而又轻盈，象是满含着少女的羞涩和柔情……

七

白亮、澄澈、欢快的小溪，在梦中我又看见了你。一群儿童正在溪边嬉戏。我依稀感到了泼洒下来的水滴的清凉，连我的毛发衫裤似也都变得透湿。好象受到了“圣水”的洗礼，除却了满身的尘垢、旅途的烦劳和心中的郁闷……我的全身都变得光洁透明，连生命也放出了光辉。

八

啊，小溪，那晶莹纯净的便是你的灵魂，那闪着亮光的便是你的眼睛，那厚积、凝重的绿色便是你那无穷的生命。

九

小溪，我梦萦魂牵的小溪……

1983年

红花草

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，对花总是纵情咏叹的。至于草，尽情讴歌的毕竟不多。以往，在我的思想上，是很难把两者联系在一起，在感情上，也很难使两者一般地等同。童年的我是在南国名城广州度过的，此后也一直在都市生活，不曾见过草开花的情景，即便是有，也丝毫引不起我的注意。因此，我总以为花便是花，草便是草了。

切记得儿时，我把一年一度的花市当成了极大的乐事。时至今日，已几十年之久，但这段生活有时竟鲜明地浮现在眼前：我跟在父母的身后，夹杂在潮涌般的人流里，那璀璨夺目的花朵，那扑鼻浓郁的芳香，无不使我心神激荡。有一次观花，居然连头上扎的花缎带被挤掉了也不曾发现。每当重温往事，便又身临其境，仿佛淹没在鲜花盛开的海洋，笼罩在香色的氛围。其时，我又何尝懂得花呢？然而，那如刀刻般留在童年记忆里的花树却永远令我惊叹。

一种是木棉花，血红的颜色，开在笔直挺拔的木棉树上，远看象是碧叶丛中一团团的火球，很是壮观。另一种就是白生生的幽香不绝的白兰花了，那高达数层楼的白兰树上，竟缀得满满的，真是一树花儿一树香啊！难怪乎古人有“天香云外飘”的佳句。当然，它指的是月亮里那株吴刚随

砍随合高达五百丈的桂树，而这高大的白兰花树又何尝不是飘香云外呢？我觉得开花的树木另有一番风味，尤其是它的花那么美，香那般浓。因为“花”总是和“美”紧密联系在一起，美的本身对人原就有一股无法抗拒的魅力。

草，没有给过我如花的美感，但我对它并不厌恶。特别是公园里专门种植的那种爬满一地的巴根草，象给黄褐色的土地铺上了一层天然绿毯。每当我徜徉和坐卧其间，便有一种柔软润滑的快感。要是下起雨来，巴根草便牢牢地护住了地面，使行人不致于踩得满脚泥泞。除此之外，我便很难谈得出更深的感受了。

然而，在江南水乡，投入我视野的竟是满眼的绿，成片的红……

我走在春天的田野，和风轻轻地拂着，太阳暖暖地照着，天幕下平铺并厚积着一片闪闪的绿色，纵横的阡陌随意地把它切割成一块块，一垄垄，有的成青碧一色，象块油润的玉，有的覆着一层鲜红，象镶了一道宽边。那随风荡起的波纹，轻柔得如同一泓潭水面上荡漾的涟漪，我想若能捧它喝一口，那绿必如清泉般流遍我的周身了，若能掬它为云霓，那红必如落日的霞光使我眼花缭乱了。我怎忍心离去呢？我从未见过这种鲜亮通红的小花呢！我细细观赏，苦苦琢磨，它定然不是名贵的花儿，要不公园里怎么没有？何况，在广袤的田野里，它大片大片地生长，它长得不高大，也不显眼。它的茎，是不是有点脆？它的圆叶，是不是显得有点小？那细碎的花儿，象是用针小心地穿成一圈似的，美在哪儿呢？我想绝不会有人用别致的花盆养着它在室内欣赏吧？它是绝登不了大雅之堂的。可是，它在地里长得这般稠密茂盛，全没有

一点精心培植的痕迹。那留下一行脚印的地方，被踩过的细茎，依然一株株挺直了腰肢，伸展出来的小圆叶依然托着一朵朵精神的小红花。田的另一头，一位耕者正扶犁扬鞭翻地。刹时，小红花便连根带叶滚进了泥土的浪波里。牛从容地拉着犁，不时用舌头卷食着身边的花叶。耕者告诉我，这是作肥料和饲料用的红花草。它和麦子一样，枝叶在厚雪的覆盖下过冬，一立春便呼呼地往上窜，开花就不再长高了，不等结籽就翻进土里，放水一沤，便成了上好的肥料，插上秧，准保是个好收成。而红花草，只要把籽撒到地里就不用管了……

红花草，原来是在春天里开花的一种草，又因为开的是红花，被取了这个名字。它对生活没有过高的需求，它只要有阳光和水分就能发芽，稍施点肥就长得茁壮稠密，它不需要培植，也不需要管理，这是一种多么普通的草啊！可它，却那般慷慨无私，在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美好的时刻，毫不吝惜地献出所有的一切。当丰收的喜悦激动着人们时，它那无形的生命价值早已溶进了大地母亲的身体里。它，是多么可贵啊！

新翻的地里还依稀有几株伸出泥土的红花草，它的小红花似乎在春风里轻歌曼舞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。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美感撞击着我的心灵……

岁月的帷幕虽早已把我童年记忆里的木棉花、白兰花以及艳丽无比的各色花儿变得朦胧了，可是，我的眼前，经常出现成片油绿的红花草，以及那覆着的如用针小心穿成一圈的小红花。我并不觉得红花草对我是陌生的了，也不再觉得草不及花了。

1982年